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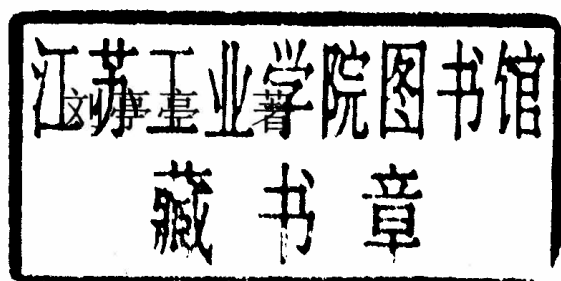


LOVE

地狱天使

刘亭亭 著

地 狱 天 使



中 国 文 化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 刘传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地狱天使/刘亭亭著

—北京:中国文化出版社 2004. 5

石宇主编

ISBN7-80182-388-5

I. 地… II. 刘…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G839.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63686 号

地 狱 天 使

刘亭亭 著

中国文化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海淀区北三环西路大钟寺 18 号)

北京利达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插页 4

印张:7.18

字数:180 千字

2004 年 5 月第 1 版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7-80182-388-5/I·18

定价:23.80 元



作者近照

序《地狱天使》

何士光

刘亭亭让我读一读《地狱天使》这部稿子，为它写一篇序，这是因为我原来也写过一些小说一样的东西。其实情随事过，我也好久都没有这样写作了，所以即便有一点感想，也不知道可否写下来。只是在读着这些稿子的时候，我又不由得想到，文学对于一个人来说，只是一种命运。我知道刘亭亭原来并没有写小说，是新近才开始写作的。记不清是哪一位哲人说过这样的话了，说人们不得不几分凄凉地委身于命运，其实委身于命运也就是了，又何必凄凉地呢？我希望文学对于刘亭亭来说是欣然的。

但这也不要紧，我在这里说道文学是一种命运，也并非是说文学是一种特别的命运。应该说所有的命运都一样，都不过是通往彼岸的途径。好比不觉从哪里出发，只要我们愿意，便都能同样地登上山顶。尽管一路的风光会有些不相同，那风光后面的攀登又仍然是一样的，即山顶的气象也总之是一样的。

所以我觉得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话要写下来了，只能把一种祝愿留在这里。要是可以的话，就权且当作一篇序。

我不是一个信奉上帝的人，也并非上帝的使者，但此时此刻，面对着这些向黑夜飘去的固执的灵魂，我却无不顺从地做了一名神父。我在神的面前作了深奥的思考，是为他们筑一座哀叹的坟墓，还是在他们的躯体前，为他们燃上一炷还魂香，招唤着他们魂魄的归来……



记忆中的校园是迷人的，阳光是温馨的，天意却是寒冷的。

那是她最后一次跨进学院的大门。天气真好，金灿灿的太阳刚刚从东方升起，知了便在校园树林里吱吱地叫个不停，脚下踏着柔软的香草，这挂满了露珠的草坪自然成了人们的爱宠。

清晨是热闹而令人感动的。学生们抱着各种书本来往于草坪的小径或坐在其间的石凳上。他们小声的朗读着。一会儿是许国璋英语，一会儿是杜甫的诗句，再一会儿又是别的什么。

行云自由自在地在天空飘荡，放逐着一种悠闲的情怀，她是浪漫而惟美的。然而校园却似乎永远都无法安静下来，永远都充满着青春躁动。即使是到了傍晚，夕阳梦一般美丽的红唇无心地落在了她美丽而丰满的嘴唇上，她也会娇柔而造作地用修长的食指按住

红唇，“嘘”的一声，因为那些不堪寂寞的莘莘学子们并不知道怜惜它的美丽，他们照样喧闹着在校园里跑来跑去，发出各种尖声的怪叫，生怕世界忽略了他们的存在。

今晨的校园，天是那样的蓝，风是那样柔。

“叮……”一声铃响，所有的学生都匆忙地如鱼贯般涌进了教室。

记得那是我升大三的学期考试，每个人都为了这场考试做了认真的准备，当然天意也不例外，她的成绩一直在我之上，偶尔我也会超过她，拿一、两次第一名，不过这样的机会也实在是太少了，心里不免对天意有些暗暗的嫉妒，即使我是她唯一的朋友。

天意是冰冷的，那是一种拒人于千里的冰冷，像是古墓中的天使，洁白、美丽而没有生命。对于世界她是不屑一顾的，仿佛她永远不是这个社会群体的一分子，总是那么孤单与落寞。也许她是一尘不染的、傲慢而高贵的，也或许是我始终无法去理解她的那一份沉静吧！与其说她是一只骄傲的白鸽，倒不如把她看成一只在黄昏中哀鸣的、孤独而凄美的杜鹃。她将自己放在明亮的玻璃缸中，拒绝着一切，孤单便成了她耐人寻味的一种独有的韵味。虽说那一双动人的黑眸子也偶尔会流泻出一种使人心酸的淡淡的忧伤，但那的确是她独有的一份美丽。

考试是严格的，我顺利地做完最后一张卷子，轻松地吐了一口气。下意识地回过头看了看天意，想从她的表情上洞察出一些结果，我并不是不喜欢天意，而是她优秀得自然而然地成了我的敌人。当然这种感觉我只能偷偷地将它埋在心里，因为这是羞于启齿的。但我在心里并没有责备过自己，因为彼此的位置替我决定了一切，还因为我根本就是脆弱的不堪一击的。

天意与我同组，但坐最后一排，因为她身材高挑。我带着有些儿紧张的心情穿过我那四百度的镜片向她望去。“啊，这一次我赢定了！”我的心怦怦直跳，兴奋到了极点。

天意用牙齿紧紧地咬住下唇，浓密的黑发几乎遮住白皙的脸庞，隐隐约约我能看见她额头上渗出大滴大滴的汗珠，神情十分痛苦。无疑，天意是美丽的，尽管紧锁的额头上显现出一道不深不浅的皱纹，但还是令我感慨万千。我感慨这张工艺品似的无可挑剔的脸，而那道不深不浅的皱纹又让我想起了断臂维纳斯。我不得不惊叹造物主对她的专宠，心里不免又有些愤愤的不平。

“怎么，她英文不是最棒吗？怎么考起试来成了这副造型？写字的速度慢得像蜗牛，哼，这次我赢定了。”

这样想着，我心中又立即一阵狂喜和得意，像沉静海面掀起了一朵幸福的浪花。我仔仔细细地将我的试卷检查了一遍，铃声终于响了，我快步走上讲台，目不斜视地昂起了高傲的头，将试卷满意地呈了上去，同时不怀好意地微笑着望着天意。

她也终于站了起来，有些蹒跚地向前挪动着步子，我仿佛能听见她颤抖时上下牙撞击的声音。那是单一而优美的旋律。她总是无时无刻地将我逼到最可悲的角落里，那是心的角落，有些灰暗，有些恐慌，还有些病态。的确，天意实在太美了。这种美甚至是邪恶的。我的心微微地颤抖起来，我看见她美丽的额头锁得更紧了，形成一朵凝重的愁云在我的眼前飘浮着，样子十分苦楚，她走起路来显得有些儿艰难，头上的汗出得更多了，像刚淋过大雨一般，她颤抖着柔荑般的手指将试卷递了上去。这个动作就此凝固了，因为试卷还没有交到老师的手里她便人事不醒了，也许仅仅只是几个厘米之遥，她便从此不能再超越了。她美丽的脸庞像是顷刻僵化了，不再鲜活，不再生动，就像是死去的一朵充满毒素的玫瑰。

“天意，天意，怎么了？你怎么了？”林老师焦急地唤道。

死一般的沉静。她不再理会这里的一切，她终于可以不再理会这里的一切了。她的心像是飞走了，飞到了那个属于她的森冷的洞穴里。我看到了她幸福而充满安慰的微笑，这是一种只有在心彻底归位的时候才能拥有的微笑。也许她哭泣的灵魂得到了真正的抚

慰，所以她的心不再悬挂起来，像一本悬在空中的天书。她远离了我们，我知道她会留恋些什么，那或许是我与她的秘密。因此，此刻也只有我才能感受到她在用怎样的方式来向人们告别。一次美丽的告别，不说再见，害怕不再见！

“梓桐，快到医务室把王医生找来。”林老师立即对神情怪异的我吩咐到。

林老师响亮的男高音似炸弹般朝我炸来，我似乎清醒了一些，于是像接了圣旨般拼了命似的向医务室奔去，那一瞬间我忘记了一切，一切竟如云烟般消失得无影无踪。

“王医生，王医生……”我猛烈地拍打着医务室的门，可是任凭我如何拍打，如何喊叫，那扇门仍然无动于衷地冷漠地关闭着。

它似乎也向我昂起了高傲的头，并残忍地用音乐家拉小提琴时目空一切、谁也瞧不起的那种眼神斜视着我，我怯怯地低下了头，像是面前被竖起了一面镜子。将我丑陋的内脏与卑劣的思维形象而具体地透视出来。望着镜中支离破碎的躯体，我伤感万分。那是我吗？那肯定是我吗？那怎么会是我？嫉恨如鬼火般燃烧着破碎的躯体，它伸出一双又黑又大的手，遮住了心的光明，以至于我感到黑暗一片。我终于羞愧地、战战兢兢地望着那令我无地自容的一切，我感到眼眶渐渐地潮湿起来。泪水不停地打着转。我的喉咙沙哑，艰难地继续鼓起勇气哽咽道：“王医生，王……”

“梓桐，王医生已经走了，你有事吗？”肖峰奇怪地望着我说道。他是毕业班的学生，法律系的。因为我们同是学生干部，经常有一些事情需要交流，所以我与他早就熟悉了。

“肖峰，我们班的天意昏倒了，王医生又不在，这可怎么办啊？”我焦急地望着肖峰，像见了保护神似的，委屈而羞愧的眼泪掉了出来。

“那个冷美人？怎么会这样呢？”

“你还说这么多风凉话干什么？快，赶快跟我下去救人吧！”没

等肖峰回答，我满面泪痕地拉着他一口气跑到了教室里。

“让一让，让一让。”我们从围观的学生中挤了进去。

“林老师，王医生没有在，现在该怎么办呀？”不知是着急，还是刚才跑得太快，我也出了一身汗。

“送医院。”林老师果断地说道，然后立即将天意抱了起来，大步地朝医院奔去，跟在后面的是我和肖峰。

风柔柔地掀起了她的黑发，秀美而飘逸，白色的裙摆在风中摇曳着。天是那样的蓝，那是一种近乎于无限透明的蓝色。阳光是灿烂而温馨的，充满着浓郁的诗情画意，然而天意却苍白地躺在了林老师的怀中。她看起来像一个沉沉入睡的婴儿，往昔那股天然的傲气猛然间消失了。

如今的天意显得平静而安祥，那随风飘拂的长长秀发还隐隐地吐露着淡淡的忧伤；鲜血从白色的裙子中渗了出来，流到了林老师的衬衫上，裤管上和地上。点点滴滴、血迹斑斑，顷刻将世界变成了一块染坏了的蜡染。我惊讶得说不出一句话来，肖峰更是如此。

我几乎快有一种要与天意永别的感觉了，看见那如梦一般美丽的眼睛是那么紧紧地闭着，我似乎觉得它再也不会睁开了。我的心中充满了恐惧，望着那苍白得使人心痛的面容，我感到了深深的自责与懊悔。我的两张眼皮像压上了沉重的铅块，涩涩地无法支撑。我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罪恶感，像一个在法庭受审的犯人，我的心被钉在了耻辱的十字架上，疼痛不已，我在上帝的面前忏悔着：“上帝啊，我宁愿不要第一，我宁愿永远是第二。请你原谅我卑污的灵魂吧，只求你不要这么快把天意带走，她曾说过我是她唯一可以说话的人，她曾说过想告诉我关于她的每一件事，可是我，我为什么还这样妒嫉她，我为什么看见她痛苦的样子，还在幸灾乐祸？我是一个多么坏心眼的人啊！上帝，求你宽恕我，求你救救天意吧！”

二

抢救室的门口，我们三个人焦急地等待着，谁也没有说一句话，我们都似乎感觉到了事态的严重。

门终于开了，一位中年女医生走了出来，她轻描淡写地对林老师说道：“病人是宫外孕破裂引起的大流血，她需要立即做手术，不然就会有生命危险。”

“宫外孕，什么意思？”林老师惊奇地瞪大了眼睛。

“就是孩子没有怀在宫腔里，你们赶紧决定吧，她的左边卵巢要切掉，以后只有一半的怀孕机率了。”

“医生，我怎么听不明白你的话？”年轻的林老师呆呆地望着医生说道。

“你们，你们不是病人的亲属吗？”医生奇怪地反问道。

“我是她的班主任，她，她还是学生。”林老师几乎有些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其实何止他，就连我和肖峰也被吓得目瞪口呆，一头的冷汗。

“她还是学生，那上次陪她来的那位洪先生不是她的丈夫喽？我说呢，那么老的一个男人，简直就是两代人，现在的女孩子真不可思议！”医生的口吻透着轻蔑。

“她还是一个学生，她怎么会有丈夫啊！你说的上次又是什么意思？”

医生告诉我们天意大约两个月以前来这里做过人工流产。正巧那天是她当班，她清楚地记得她乳房上有一只生龙活虎的老鼠刺青，当时简直把她与护士吓了个半死。因为她们实在是想象不到像天意这样恬静而秀美的女孩居然弄那么个下三烂的玩意儿在身上。

“天意，她怎么会，怎么会……”林老师支吾着。

“赶紧跟病人的家属联系吧，再晚就来不及了。”医生有些不耐烦地说道。

我们三个人呆呆地互相望着。我们谁也没有办法与天意的家里取得联系。我突然觉得天意对我们竟是那样的陌生，那样的遥远，仿佛我们来自于不同的世界，没有人知道她所有的一切。也从未有人想过要去了解她的一切。她似乎生活在真空中，与所有的人都毫无关系、毫无瓜葛，无论是幸福的还是痛苦的。就像一种无关紧要的摆设，在人们有了意识之后才能感到它的存在。我感到她生活在一个乾坤颠倒、失去光明的世界里。那个世界居住着另一类人，像天意这样的胸前有着老鼠刺青的失去光明和拒绝光明的另类型们。

我的脑子嗡嗡作响，一只鲜活的老鼠虎视眈眈地立在那粉红色的乳房上。它张牙舞爪地占据着并不属于它的领地，它理所当然地侵略着不该属于它的一切。然而无论是侵略者还是被侵略者都默契地相互体谅着，并享受着那种不该属于他们的幸福。那幸福是一种眼神的交汇，是一种对绝对孤独的理解。因为她的身边只有它，而它的身边也只有她。

“啊！”一声尖叫将我从梦境中生拉活扯地拖了回来，那是我熟悉的天意的声音。那声音直叫得我全身发麻，像从阴间传来一般，使人毛骨悚然。很快它又像消失在遥远的天边，回音只在我的心中、脑中，它是森然而寒冷的。

“大夫，大夫，病人快不行了”。护士从抢救室里冲出来，对面前的医生急呼道。

“我看，你们谁代签一下吧，这孩子的命要紧啊，另外。你们再到资料室去查一下，看看能不能与那位洪先生联系上。

“我来签，梓桐你和肖峰立即去资料室。”林老师说完迅速地在病危通知书上签上自己的名字，他的手指有些僵硬发颤，笔与纸之间有了相应的距离。我知道他的确不想写些什么，然而白色的纸张上还是清晰地留下了他的笔迹，而后他就如泄了气的皮球倒在长凳上。

他的眼睛睁得很大很大，呆呆地望着抢救室的大门。似乎又像瞧见了十分恐怖和令人狰狞的事物。他有些胆怯，也许是胆怯那即将被残酷地证实的一切吧！他的身体抖动得厉害，仿佛是扮演着某种令人难堪的角色。生活就是这样毫无道理可言，那是他最喜爱的学生，那是他最引以为自豪的天意啊！是生活在戏弄他、讥讽他？难道生活的本质就是将一切美好的事物残忍地毁灭？难道人生的历程就是在不断地失去身边最可亲的人吗？可怜的林老师！

我和肖峰在资料室调出了天意所有的病历，的确她已经做过两次人工流产，而且从十七岁就开始了，怪不得她如此苍白、如此病态、如此寂寞！天意啊天意，你究竟是为了什么啊？你怎么能如此不知道珍惜自己，如此没有一点耻辱心、如此的堕落与下贱？你怎么能这样无端地去践踏自己美丽的生命？

这两次手术，都签着同一个人的名字“洪卫国”。我的心中立即充满了对这个名字的恐惧，他就像地狱的魔鬼闪现在我的脑海中，以至于形成一团无法散去的黑色阴影。它朝我的心中重重压来，几乎让我窒息。我想是他将可爱的天意送到了那令人惶恐万分的地狱，一定是他让这年轻的生命苍白地躺在了这美丽晨曦！这个名字如幽灵般隔在了我与天意之间，它使我看不见这脆弱的生命，使我感觉到她是那样的遥不可及。天意离我远去了，她终于离我远去了。我有些沮丧，甚至是神经衰弱，我不苟言笑，心像是被掏空了一般。

我们并没有找到这位洪先生的地址或电话，于是我们拖着沉重的步履失望地回到了抢救室的门口。林老师依然呆呆地坐在那儿。

“有没有找到？”林老师的声音失去了原有的宏亮，但却平静了许多。

“没有。”

“哎！多好的女孩子。怎么会是这样？这一切究竟是为了什么

呀？”我看见林老师痛苦地闭上了眼睛，声音又开始轻微的颤抖。我想他的内心在经受某种痛苦的煎熬，他深深地吸了口气，似乎在努力地抑制住内心的情绪。他捂着起伏的胸口，控制住面部痛苦的表情。他的心被残酷地鞭打着，他失去了呐喊的勇气，他只有在心中默默地挣扎和痛苦地呻吟。他不明白他的学生为什么要给他如此的打击和惩罚。天哪。那还是一张孩子的脸，她怎么就如此无情的凝固了，凝固在这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啊！生活究竟怎么了？世界丧心病狂了吧？一切都丧心病狂了吗？

“梓桐，你跟肖峰先回去吧，这儿有我就行了。”林老师痛苦地睁开眼睛哽咽道。

“不，林老师，我和肖峰都不会走，我们要等天意醒来。”

林老师把眼光转向我，也许我当时的样子十分的坚决，他便不再说什么了。

“梓桐，肖峰，我想这种事我们先不要向外张扬，等天意醒来，先问清她情况再说，如果我们不谨慎一点，恐怕会断送她的学业，哎！这么好的女孩子，真可惜！”

我跟肖峰相视望了一下，我们无需承诺，我想彼此都会去保守这个秘密吧？我们并不是有意去隐瞒什么，我们只是担心天意会被除名，这样的话，她的前程也就算完了。我想我们这种善良的情感应该得到上帝的宽恕吧！

三

天意的手术进行得非常顺利，不过由于失血过多，她醒来的时候已是第三天的黄昏了。

“天意，你总算醒了。”林老师的嘴边浮现出酸楚的微笑。

天意睁着疲惫的眼睛茫然的望着眼前的一切，酸楚的林老师，疲惫的我以及不知所措的肖峰。屋子里这特有的白色是她熟悉的，满屋子消毒液的气味也是她熟悉的。她的脸色渐渐变得惨淡起来，

眼眶潮湿了，暗淡了，水晶一样的泪珠挂满了她白皙的脸庞。她的睫毛煽动着，犹如两只展翅飞翔的雏燕投影在她苍白的脸上，她的眼睛雾一般，水一般，风一般，犹如一片鸽灰色的天空。一缕紫色的冷光强行挤进这天空，那是寒冷的紫，令人心痛和无可奈何的紫，天意就生活在那紫色的世界里。一切如影，如幻，又如梦！

“我怎么一点力气也没有，我在输液吗？我是不是病了，我觉得身上好痛，好痛！”天意虚弱地呢喃道。

“天意，你刚刚做了手术，不要说太多的话。”

“做手术？”天意困难地睁大了她的眼睛，仿佛她的某种直觉得到了证实。我想她应该明白了一切。

“天意，你听老师说，那天你在学校突然昏倒，是我们把你送到了这里，你怀了孕，而且是宫外孕，你一直流血不止……”

“林老师，别再说下去了，告诉我，我是不是已经被学校开除了，我原以为，我以为我可以……”

她以为她可以支撑到毕业的那一天，她以为再过两年一切就会结束了。可是，可是上帝没有给她机会，上帝对她太不公平！为什么她就不能像别的同学那样？为什么厄运一次又一次地降临在她的身上？

她想痛诉苍天，似乎一切都是天意弄人。她不想解释什么，她只是感到委屈与无奈。她像一个失去理智的人，像一个孤独的城市过客，因为她对我们保持着最初的秘密。那或许是一种心痛、一种刻骨的变态幸福或者是一种无可奈何！她什么也不说，也许是因为我们与她的故事无缘，也许我们真的是无法沟通的两类人。痛苦埋在心里，越深，越不可挖掘，也就变得越珍贵越安全越美丽。

“天意，你冷静一点，听老师说，你并没有被学校开除，事实上学校根本不知道你的任何情况，而我们三个人也一定会给你保守这个秘密，你就放心吧！不过，你一定要毫不隐瞒地告诉老师，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那位洪先生又是谁？你跟他是怎样的一种关系？

老师说什么也不会相信这一切是真的！”

“林老师，您就别再问了，只要你相信天意不是一个心甘情愿堕落的坏学生，天意也就心满意足了。”她的泪水滚滚而下，她抽搐着，不停地抽搐着。

天意用微微颤抖的声音继续说道：“林老师，在许多年以前，有许多的事我是无论如何也想不明白的。后来，我想这也许就是我的命吧，我顺从了苍天，我开始默默地承受着生活给我的一切灾难，我有时真感觉到它像一条无情的皮鞭，恶恨恨地抽打在我的身上，使我疼痛万分，难以忍受。我知道我已经是伤痕累累，体无完肤了。我无法跟其它的同学相比，我是多想和他们一样，那该是一件多么幸福和快乐的事啊！但是我却必须顽强地面对我的世界，尽管它冷酷无情，潮湿而阴暗，我也只有战胜它。这么多年了，我不是一直都保持着优秀的成绩吗？我想，我应该还有希望，我是有希望的，对不对？”天意停了下来，悲痛地闭上了双眼。

是啊，她是有希望的，这些年来她不是就靠着这个希望而活着吗？她为自己策励着一言一行，哪怕那只是个虚拟的世界。她渴望着美好的一切，尽管那只是一个梦。而那梦却是多么的美丽、诗意和脆弱得不堪一击啊！天意就活在那梦里。

她再次凄苦地哽咽道：“我就是靠着这么一点希望活着，没有了它也就没有了我的支撑点，我想厄运就快走到头了，还有两年，只要再熬两年，所以，林老师、梓桐、还有肖峰，你们既然答应帮我保守这个秘密，那就请你们就当什么也没有发生好吗？请你们不要再追问下去好吗？因为那是在挖我血淋淋的心，我痛啊，林老师，我痛啊！”天意说到这里，已成了泪人儿。

她的眼睛活像两个红红的鲜桃。她楚楚可怜地凝望着我们，那眼神是凄凉的、无助的、使人心碎的。没有人可以去责怪她，她是让人牵挂的、让人隐隐作痛与怜爱万分的生命！

“天意，你累了，我们改天再谈吧！”林老师温柔地说道。他的口

吻充满心疼和爱意，他甚至不敢再抬起头来看这张年轻的憔悴的面容，因为这张脸会把他的心抽得很痛很痛。

“林老师，你们都请回去吧，我可以照顾自己。”天意疲惫地含着泪说道。

“不，天意，我已经跟家里说好了，我要留在医院陪你，倒是林老师和肖峰要早一点回去休息才好，这两天可把他们累坏了。再说女孩子家要方便些，你们请回去休息吧！”

“那好吧，梓桐，你就陪陪我！谢谢你林老师，谢谢，肖峰。”

这一夜，天意几乎没有入睡，朦胧中我似乎听见了她隐隐约约的哭声，那么酸楚，那么凄凉。就像旷野中冤屈的鬼魂。那声音使人不寒而栗，将我推进了阴深恐怖的地狱。

“天意，你怎么了？凡事可要想开点才好啊！”我惶恐地睁开双眼，身体不禁打了一个寒颤。我努力地支撑着疲惫的身体坐了起来，头靠在冰凉的墙壁上。借着月光，我能清晰地看到那秀丽的脸庞挂满了晶莹的泪水，她的模样犹如一只受伤的小鹿。我心里产生了一种难以陈述的冲动与疼痛：“这是一个多么柔弱的女子啊！如果可能，上帝请你赐予我力量，让我去保护这个弱女子，不要再让泪水去打湿她的脸庞，泪水不应该属于这双美丽的眼睛！”我用手温柔地抹去了天意斑斑的泪痕。

“梓桐，梓桐，你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我实在是不值得你对我这样啊！我是一个多么肮脏和下贱的女人，我会玷污了你，我会玷污了你！”天意扑进我的怀中，她痛苦而伤心地抽泣着，她那滚滚而下的泪水终于浸湿了我的内衣，我感觉到胸口好热好热，于是我把她拥得更紧了。

我们的身体紧紧地靠在一起，感受着彼此的温度。我情不自禁地抚摸着怀中的天意，感受着她的温柔与柔软，那种女人特有的温柔与柔软，我喜欢她身体中散发出的那种淡淡的麦芽糖的味道，这是一种使我产生某种激情的味道，以至于身体内部某一种物质